

读书达人



与张华北老师聊天，平静且热烈。他的故事里，蕴含着太多生命的希望，细腻的温度，淳朴的自然，生动的灵魂。这一切都来源于这片辽阔的湿地……

张华北与共和国同龄，原籍四川省合江县，1961年迁居南大港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、河北散文学会副会长、沧州市作协副主席。几十年来，他书写的散文以南大港湿地生态自然为特色，风格细腻而厚重。作品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、河北省第十二届文艺振兴奖、全国第二十四届孙犁散文奖等国家、省、市级奖项。

他的读书故事，生动感人；他笔下的文字与生命，已深深融入这片厚重的大洼。

张华北： 读书写作 逐梦大洼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记者：在读书生涯中，有哪些读书趣事？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？

张华北：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儿童画册《小朋友》，它是我第一本启蒙书。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母亲借来的《林海雪原》，那时我不到11岁，暑期捧着那么厚厚的一本书，硬是啃了一个星期，囫圇吞枣地看完了最后一行。除了被那些精彩的描写吸引外，土匪的黑话一字不少地背了下来，直到多少年后，仍然记忆犹新。

1961年，我随家人来到南大港农场，接续小学的学习。在这里，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农村版的《西游记》。那时候，我家居住在农场的农业中学，老师的书、学生的书，我都借来看。《水浒传》看过，《大八义》《小八义》看过，还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缺皮少底的《封神演义》来看，一副饥不择食的书狂的模样。书，使我眼界大开。学校的新书大都被我借来看了，星期天，也大多是捧着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《三里湾》《灵泉洞》《青春之歌》度过的。

1966年，我揣着初中毕业证到了一个最边远的生产队。当“红宝书”“最高指示”学了一遍又一遍后，家里的《米丘林》《小无知和他的朋友历险记》也不知看了几遍，连那本丹麦勃朗戴斯的《十九世纪文学思潮》，也竟然看了两遍。那时候，我不到17岁，没学可上，只有每日无休止的农活。在离家5公里外的职工队里，每到农闲可以休大礼拜的，两星期可休一天，这时，我就回到家里消磨时光。借到一本普希金的《普希金爱情诗》，我全本抄了下来。

《沫若文集》是从刘格铭老师那借来的。刘老师是黄骅中学毕业的优等生，留校教书，1958年下放回了家。我第一次向他借书时，他从套里掏出了一个纸箱放在炕上，“上学时候有好几箱，现在只剩这些了。”脸上闪过一丝遗憾。我翻看着那些书，两眼骤然明亮起来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字迹仍然那么清晰。

郭沫若《凤凰涅槃》中那凤凰“集香木自焚，复从死灰中更生”，它们诅咒了500年来沉睡、衰老、死尸般的生活，“流不尽的眼泪，洗不尽的污浊，浇不尽的情炎，荡不尽的羞辱”。以凡鸟的浅薄和猥琐，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，衬托凤凰的沉痛和壮美。诗人汪洋恣肆的笔调、反复重叠的诗

句，浓烈的渲染、倾泻式的激情和急湍的旋律，如烈火燃烧着我的心扉。

诗集《女神》和《前茅》《恢复》，我全部抄在笔记本上，多少年后翻看还那么鲜活如新；话剧《屈原在雷霆中的长吟》，“风，你咆哮吧！咆哮吧！尽力地咆哮吧！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，一切都睡着了，都沉在梦里，都死了的时候，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，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！”莫不让人热血沸腾；乌江岸边，楚霸王的一场殊死肉搏惊心动魄，“项羽的两个眼仁愈见对紧了，把剑拔出了鞘来，向空中举起。25名壮士也不约而同地把剑拔出了鞘来向空中举起。26道和四周的冰雪争着寒气的剑光，在朝阳中交织着无数的虹彩”，真可谓精彩绝伦，气贯长虹。郭沫若的自传小说《漂流三部曲》《路路娘》《我的童年》《喀尔美萝姑娘》，如行云流水，倾一腔热血和柔情，无遮无拦。我掩卷之余，常常沉浸在对这一文学巨匠的无比崇敬之中。

那本卷了皮的《牛虻》，是还了后又借回家看了一遍，牛虻与红衣主教蒙泰尼里的矛盾，是革命信念与伪善教会的矛盾，那么不可调和，那么水火不相容，倾一腔热血和柔情，无遮无拦。我掩卷之余，常常沉浸在对这一文学巨匠的无比崇敬之中。

劳动之余，我在书中似乎找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可能找到的可读的书在一个偏僻的农场里毕竟也很难了。一年冬，农场北尚庄村的一个会计听说我爱看书，领我到他家，从一个被褥里拿出了厚厚的一本书，原来是《史记选》。此书1962年出版，精选了20篇文章。那陈胜、吴广起义的壮阔，刘邦的奸诈、项羽的豪壮，韩信、张良的智慧，西门豹的谋略，荆珂的视死如归，商鞅受刑的惨烈，李陵将军的无奈，如串申金星在字里行间闪烁。我细细地读来，陶醉在这些古典名章中，不能不为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文笔所叹服，而我对古典文学的钟爱，也是由此起步。此书由王伯祥选注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书厚如砖，定价2元5角，今天看来，似乎便宜得不可思议。一

年后，我再去借来读，会计居然慷慨地说：“你喜欢看，就送给你吧。”50多年过去了，书页有些发黄，我仍珍藏着这本书，如同珍藏了那段岁月。



张华北作品

记者：怎样走上散文创作之路的？是怎样的情感让您数十年钟情于这片充满生机的大洼？

张华北：1976年后，各种文学期刊发行，我拿出工资中的一部分订了十几种刊物，有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等，在工友中已显得有些奢侈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刊物连续订了20多年。1982年，我上了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，古今中外各种书籍读得更多。包括四大名著、三言两拍、二十四史、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冰心、艾芜的作品，以及外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、高尔基、肖洛霍夫、阿·托尔斯泰、雨果、杰克伦敦等的名著。

我的文学梦始于1972年末，我被分配到农场糖酒厂当职工，在业余时间承担了厂黑板报、油印厂报编写。从那时起，开始了诗歌、小小说、小品文、中篇小说的习作。1977年，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办起了南大港第一份油印文学刊物《春蕾》。慢慢地，图书市场丰富起来，我徜徉在农场的书摊、省城的书店乃至京津的书城，在那些豪华精装、鸿篇巨制、架梁叠屋的书的海洋里寻觅，我的藏书达到3000多册。

直到1986年，我的散文《渤海海的早晨》在河北《生活画报》配图发表，成为我公开发表的处女作。

因了对人类生态环境的关注，因了对这片大洼的钟爱，触发了我久已郁积的用最奇美、最真实、最激情的文字描写大洼的情感。那追求文笔细腻、内涵丰富的大洼散文像泉水喷涌而出。这里，你能听到鸟儿的争鸣、鱼

儿跃水的欢愉；你能看到臻臻百草的劲舞、灵蛇蜿蜒的奋进。大洼，是一个鲜活的世界，是一个生命的富藏。自然与人类在这里组成一个相生相伴的环境。

初期散文《大洼之草》是寓意人类的生命之草，《大洼春景》是人类对自然的写照，《大洼治蝗》更是人类在生物灾害面前不断自省的记录，《鸿雁飞来》是缔造禽鸟灾难的人类昔日的再现。

2003年，我的散文集《大洼如歌》出版。如果说，这之前还只是凭感觉进行生态散文的创作，这之后我已着意地把自己纳入了生态散文作家的行列。

2007年散文集《大洼行吟》出版发行，这里有我关心的坚守大洼的麻雀、有固守冰原的大麻鸭、有劳顿一生的黄牛、有死于车轮的草兔。我赋予它们以人性、思想，在这片大洼里生息，构建生命的美丽。

2008年，我的散文《秋声秋色里的大苇洼》荣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。2013年，散文集《丹顶鹤的那些事儿》获河北省第十二届文艺振兴奖。这是对我钟情于这片土地上的创作成绩的肯定，也是对我莫大的鼓励。

2013年，我的一部生态散文集《九秋》出版发行，这是结集的大洼生态专集精华本。2021年，散文集《大洼印象》出版。目前共出版散文集9部、与他人合集4部，尚有书稿3部，作品300多万字。获得全国、省市各种文学奖项40多项，散文入选全国、省市文学选集30多部。

记者：在您的写作经验中，怎样才是好的作品？应该怎样学习和写作呢？

张华北：好的作品，第一，是应贴近生活、关注自然、关注人生的作品。生活是文学的源泉，没有生活的体验很难有成功

的作品。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生态、社会生态的优劣息息相关。每一个有良好的作家也应是一个生态保护主义者。这样的主题作品具有强劲的生命力。第二，是对事物细心观察、采访，提炼主题，创建深邃意境的作品。对事物的观察要细心，采访要专心，有了第一手材料如同有了好的食材，才能做出美味佳肴。第三，是动用各种修辞手段，使之成为结构美、感情美、语言美的作品。精致、精美是散文的最高境界，这需要刻苦学习，勤于研究和习作，方可积土成山、集腋成裘。

我的散文风格的形成，从最初的创作开始，即坚持细腻与厚重的趋向。写作中细腻的描述是我的偏爱，试图以细节突出主题上给人以深刻的视觉冲击；如《洼里麻雀》《洼里黄牛》对麻雀、黄牛细腻描述。我也追求厚重的文风，挖掘人类文明中深厚的积淀，使读者能够得到丰富厚重的知识量、信息量，而不是浅薄与平庸；如《大洼治蝗》中追述古代治蝗的历史、传说、蝗虫生理特征等。如果说细腻是文章中的阴柔，那么厚重则是文章中的阳刚，二者的结合方可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和可读性。由于受到郭沫若诗文浪漫主义的影响，在创作中我极力把激情贯通其中。有了激情，你的文章更具有生动性和感染力，读者在和你一起激动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和心灵的撞击。

古人曰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读书是获得前人总结的知识和理论，行路即是走出去实践。这理论与实践结合，正是人类知识由低级向高级的提升、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的有效途径。让我们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、工作责任和精神追求。让手不释卷伴随我们的一生，让每个家庭成为新时代的书香之家。

第二届中国钢笔书法青少年大赛落幕 沧县兴济镇小学十六幅作品获奖

本报讯（记者 齐斐斐）在近日结束的第二届中国钢笔书法青少年大赛中，沧县兴济镇小学学生的16幅作品获奖，成为全市乡村小学获奖数量最多的学校。其中，任子涵、王钰乐获特等奖；张博涛、王童喧等3人获金奖，潘有旺、李政航等6人获银奖；胡文鑫、沈国铮等5人获铜奖；张慧杰、贺美玲获优秀指导教师奖。

兴济镇小学是一所百年学校，一直传承着深厚的慧诚文化。近些年，学校将书法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。自2019年开设书法课，成立书法社团3个，定期组织举办师生书法比赛，评选书法小明星。学校退休书法教师王佩奉献余热，分别组建教师、学生书法指导微信群，自制视频示范教学，自购纸笔奖励优秀师生。通过练习书法，全校师生不仅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，还端正了做人、做事、学习的态度，提高了品行和美学修养。

2022年，沧县兴济镇小学被中国篆刻书法教育专家委员会命名为首批“全国书法教育百家示范校”，学校也充分发挥了习字的启智促学、修身育人功能，将书法教学打造成一个闪亮的办学品牌。

精美图书送进村

本报讯（齐斐斐 张美静 刘震）日前，黄骅市图书馆开展“文化迎春进万家”活动，将流动服务车开进了滕庄子镇东安村，将200余册图书送到村民手中，丰富群众日常生活。

流动服务车满载着书籍来到东安村文化广场，这些书籍都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精心挑选的，包括实用性较强的农业科技、科普教育、医疗保健等类别，以及广受孩子们欢迎的文学类书籍。“平常闲来无事就聚在一起唠家常，现在市图书馆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图书，没事可以看看书，增长知识。”村民滕秀华表示，农耕相关知识的书籍很实用，可以帮助她学习果树种植相关知识，促进增产增收。

据了解，此次活动，黄骅市图书馆还先后来到了骈西街安居社区、众诚社区，共送出文化类、科普类、医疗保健类书籍430余册。

“新的一年，我们将通过开展系列活动把书籍送进社区、送进乡村，希望新的一年人们的文化生活更富足。今后，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，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，更好地发挥图书馆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，以文化先行助力乡村振兴。”黄骅市图书馆负责人表示。

作家李淑华的2023书单： 读书是明心的路

晒书单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阅人无数，这是常听的关于成长的途径。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，囿于其中，或许没有那么多的远方、结交高人的机缘，但是，读书可以做到，即使不能阅书万卷，只要读，只要读好书，书里有“万里路”，书里能“阅人无数”。对我来说，保持读书的习惯，是通达明心最好的捷径。以前偏重于读散文，2023年所选择的书与往年有所不同，这一年更多的精力用于读小说和传记。读书，让我越来越明白怎么活好自己的人生。

2023年我的书单：
《红楼梦》曹雪芹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迟子建
《老人与海》欧内斯特·米勒·海明威
《月亮与六便士》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
《莫言散文集》莫言
《晚熟的人》莫言
《遥远的救世主》豆豆
《天幕红尘》豆豆
《苏东坡》李一冰
《杨绛传》吴玲
《陈寅恪与傅斯年》岳南

宗增顺：300幅照片集展现30年城市变迁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改造前的缸市街、1990年火爆的市场街、小南门、1989年顺城街上的大集……对比坐标下，蜿蜒清澈的大运河、四通八达的宽阔街道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、舒适悠闲的公园游园……这是一本今昔对比的照片合集，300多张城市的面貌，见证了沧州30多年的发展。

这些珍贵照片的拍摄者是我市摄影人宗增顺。30多年来，他倾其精力、体力和财力为城市留影，用相机记录了沧州这座古老城市的面貌、表情以及几十年来的变迁，积累下来的一万多张照片，成为这座城市珍贵的“记忆”。

此次集册的300多张照片涵盖了从1988年至2023年3月之间、最具代表性的沧州城区变迁对比照。画面有过去的沧桑，也有今天的巨

变，有改革开放的足迹，更有时代的情感变迁。沧州旧城、运河、火车站、小南门、十字街等13个板块的照片在保留时代真实的基础上，多有艺术的精美。

翻开这本沉甸甸的画册，宗增顺感慨地说，为了编辑好《印象沧州》，他从近万张照片里精挑细选，力求有代表性和新老旧址的对应性。为求证准确性和一致性，他多次拜访“老沧州”，无数次实地再考察、再拍摄，并为每一个地点标注了经纬度。照片的合集成册，是宗增顺30多年摄影爱好的一个总结，也是他向沧州父老乡亲交上的一份沉甸甸的作业。

这本画册印制精美、大气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收藏价值。《沧州日报》《沧州晚报》原总编辑、沧州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刘桂茂在《印

象沧州》序中说：“城市的变迁会融入人们的集体回忆，而这种回忆却需要一个由头、一个机缘来‘唤醒’。我相信，很多上了点儿岁数的人看到这里的老照片会感到亲切：这些照片里有他们的无忧童年，有他们的青春勃发，有他们的卿卿我我、丝丝缕缕，有他们无限的情意牵绊。小孩子和青年人看了则会惊呼：啊，我的家乡原来曾经是这个样子呀！外地人呢，我猜他们看了这些照片嘴角会翘起来，说道：哦，这就是沧州人眼中的沧州印象啊！”

这本《印象沧州》也汇集了众多名家。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画院院长、中国书协理事管峻为画册题字；中国书协会员、西泠印社理事韩焕峰为该书作了封底印章。



正如该书主编刘宝锁所言，这本书真实记录了城市30年来的发展轨迹和城市变迁，是一种记忆、一种文化，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菲

的精神财富。它唤起了人们对城市文化的追忆，让人们在岁月的沉淀中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，激发建设家乡的热情。